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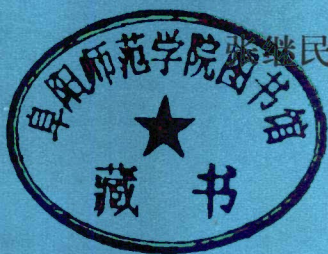
张继民 陈金武 著

最后大探险

新华出版社



最后大探险



陈金武 著

新华出版社

最后大探险

张继民 陈金武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插页4张 137,000字

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册

ISBN 7-5011-0957-5/G·302 定价：3.35元



这是横穿队员路经事先备好的食品点，从雪地里挖出食品补给。

新华社 稿



横穿队员冒着极地暴风雪搭帐篷，准备宿营。

新华社 稿



宿营时，中国队员秦大河仍然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挖雪坑采集雪样。

新华社 稿



横穿队到达极点时，美国阿蒙森——斯科特站的工作人员欢迎他们的到来。

新华社 稿



北京蜂王精滋补作用之强，给横穿队留下美好的印象。这是他们在极点手捧蜂王精合影。

北京蜂王精厂
提供



1990年4月5日，秦大河在妻子周钦珂的陪同下，乘飞机凯旋归来，这是他们步出候机厅。

戴纪明 摄



1990年5月11日，横穿队员、横穿队设在美国总部的工作人员及其队员家属等，登上万里长城。

张继民 摄



1990年5月9日，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横穿队。左二起分别为巴雅夫斯基、秦大河、斯蒂格、杨尚昆、艾地安、萨莫斯、舟津圭三。

戴纪明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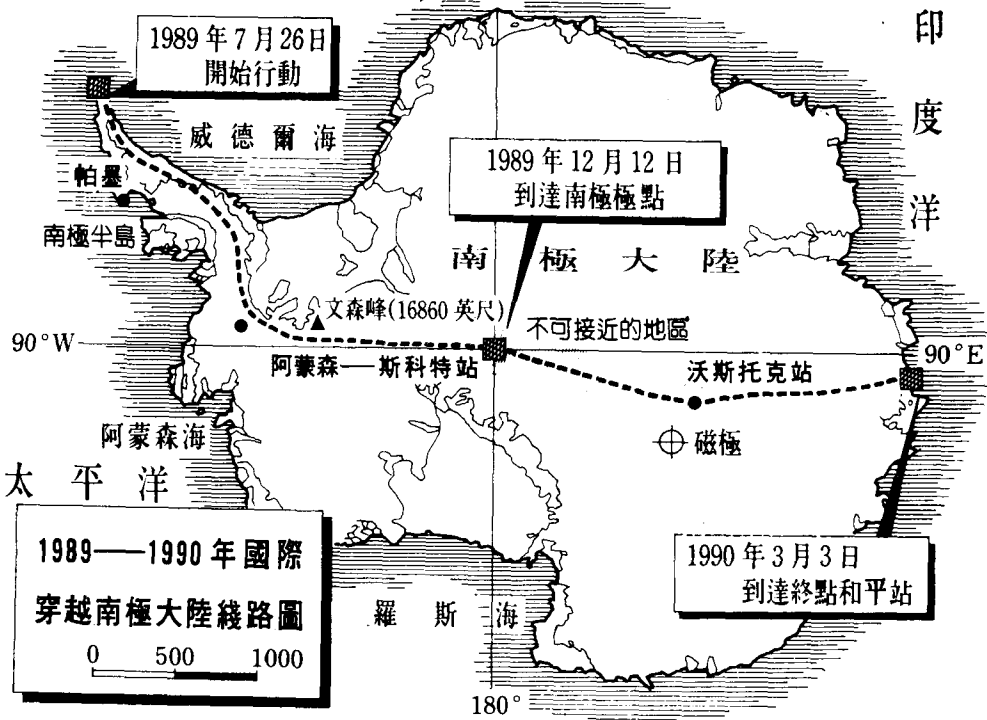
大西洋

印度洋

1989年7月26日
開始行動

1989年12月12日
到達南極極點

1990年3月3日
到達終點和平站



1989—1990年國際
穿越南極大陸綫路圖

序 言

郭 琨

南极凯旋归来，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荣幸的人，不管走到哪一个国度，都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。

杨尚昆、布什、密特朗、海部俊树等国家首脑人物公务再忙，也要拨冗接见极地归来的1990年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的六勇士。人民献给他们的，不仅仅是一束束芬芳艳丽的鲜花，还有一曲曲由衷的赞歌。

亘古以来，从未有一支考察队获得如此殊荣。法国的让·路易·艾地安、美国的威尔·斯蒂格、苏联的维克多·巴雅夫斯基、中国的秦大河、英国的杰夫·萨莫斯、日本的舟津圭三，这六位队员光辉的名字，将永远铭刻在极地考察的丰碑上。

他们的伟绩在于：俗称地球“三极”的北极、珠峰、南极，在1989年7月27日，即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从南极半岛端部启程以前，唯有南极大陆尚未被人类的脚步从西到东沿着最长路线彻底征服。显然，这支考察队行程5986公里，横贯南极大陆的探险考察，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最后大探险。

考察队行前，有人就此预言，横穿队将会像本世纪初的斯科特一样，在饥寒交迫中，带着无限的饮恨，与冰原死神拥抱。我们不能把这看做是险恶的诅咒，南极考察史留下的记录已经无情地证明，为其被吞噬的探险家不在少数。然而，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是幸运的，他们依靠勇敢、顽强、智慧，于1990年3月3日胜利到达终点——苏联和平站。

君不见，他们胜利的背后，却是不尽的坎坷、挫折、险阻。南极大陆密布的冰裂隙、肆虐的暴风雪、难耐的奇寒酷冷，还有补给的短缺，几欲将他们置于死地。

自从秦大河做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派出人员，跃动在世人瞩目的横穿南极大陆的行列中，中国就不再作为局外人看待横穿队的生与死、苦与乐，而是心心相印。万籁俱寂的夜，秦大河自横穿途中几次打电话惊醒了我的梦。记得1990年2月，他从苏联东方站拨来电话说，体重减轻10多公斤，瘦成皮包骨时，我的心为之一惊，感到了考察的艰难。当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，决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，坚持到底时，使我看到了勇士的铮铮硬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我坚定地认为，就南极考察的献身精神而言，中国人毫不逊于外国人，这不独表现在秦大河身上，长城站、中山站相继在冰雪荒原的南极洲崛起，同样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作者张继民、陈金武推出的《最后大探险》一书，以考察队横贯南极大陆的时间为顺序，真实地再现了这次科学探险的全过程。作者通过一个个曲折的情节、一幕幕感人的场面，以及细致的人物刻画，把横穿队员不畏艰苦，不怕牺牲，勇于奋斗的英雄事迹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人们从中领略的，不仅仅是茫茫冰原上的拚搏，还有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、企盼、祝愿。这里需要强调

的是，地处南极洲乔治王岛上的中国南极长城站，做为此次横穿的补给基地，为保证横穿的胜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从而表明，中国人民不仅在感情上挂牵着横穿队的安危，而且给予了具体、有力的支持。遗憾的是，过去中外报道往往忽略了这一点，现在很高兴看到书中能补上这一笔。

极地发生的故事历来是别有特点的，你找不到红花绿草的陪衬，亦无男女间绵绵的情爱，在这净洁而狂暴的舞台上，只有人与大自然的搏击，绝望中求生，困境里脱险。仅此，不知唤起了多少人对南极的热情。因为他们发现，蓬间雀去那里飞不动，胆小鬼不敢问津。在南极寒凝的世界里，既是探险家的乐园，又有着真正的人生。不难设想，本书以轰动全球的国际横穿南极大陆探险考察为内容，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，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。

我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发展很快，长城站、中山站的先后建立，为今后的南极考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随着南极考察事业的发展和深入，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南极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作用，适应这个需要，从现在起，我国南极工作要向考察为主方面转化，争取获得更多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。中国考察队还没有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，这也应成为我们继续冲击的目标。

中国有志于献身极地事业者不乏其人，我相信，只要祖国一声呼唤，华夏儿女以其凌云壮志，会让这和平的事业变得更加瑰丽！

目 录

序 言

一、北极敲定南极行.....	1
二、国晓港痛失良机.....	6
三、两条狗一命呜呼.....	20
四、摔着跟头上路.....	32
五、掉进冰裂隙.....	42
六、受困暴风雪.....	48
七、寻人“推磨”.....	58
八、雪橇狗负伤离队.....	68
九、瘦成皮包骨.....	75
十、暴跳如雷“骂”补给.....	86
十一、他们并不孤独.....	93
十二、极点升起中国星.....	99
十三、“不可接近地区”.....	108
十四、寒凝世界热难熬.....	121
十五、“疯狂”的科学家.....	127
十六、欢泪和平站.....	145
十七、凯旋.....	166
十八、感谢您，中国.....	180

一、北极敲定南极行

莽莽的北极冰原张开了银色的臂膀，欢迎一位它从未谋面的探险家到来。他，就是法国人让·路易·艾地安，这一天是1986年5月11日。

艾地安在极点的雪地上竖起一面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国旗，然后站在迎风飘舞的旗帜旁。他毫不掩饰激动的心情，嘴角翘起，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，接着像绿茵场上一脚射门成功的足球队员，振起双臂，为自己欢呼胜利。他为此引以自耀，正如他后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述：“我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凭借自己的体力只身跋涉到北极的人，虽然飞机共来过5次补充给养，还修过两次雪橇。”他还声称，他的这一探险实绩要超过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。1978年4月29日，植村直己虽然也是单人到达北极点，但途中既依靠了狗拉雪橇，也用了空中补给。

在旁观者看来，尽管艾地安独自拖着盖有红色蒙布的载物雪橇，艰难地形单影只地征服在北极冰原上，以至出征伊始就为-52℃的低温所困扰，手指刚从厚厚的手套中抽出，就冻得难以弯曲。但这仅仅开创了一个并不醒目的纪录，因为一项项令人目眩的

北极探险英雄的桂冠，早已被本世纪初征服北极的勇士们所摘走。美国的库克、英国的弗兰克林、苏联的谢多夫、挪威的南森……。他们的名字犹如闪烁的星宿，使得后人在北极的一切探险都显得黯然失色。

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最受推崇的探险者是首开纪录的勇士。比如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者多得有点让人数不清，中国人、外国人、男人、女人轮番攀顶。报载：1990年5月10日这一天，登上顶峰的运动员至少有17名之多。对此，除登山爱好者津津乐道外，连最爱起哄的新闻界也漠然置之。人们佩服的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，博学的艾地安对此是清楚的，欲想干出轰动全球的探险壮举，在北极是追求不到的。不是吗？他较之植村直己的努力只强一点点，还必须在认真强调之后才能被人发现。有的诗人曾感叹：“北极啊！北极，这里留下的脚印太多、太多。”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否则，艾地安中途怎能遇到美国人威尔·斯蒂格率领的一支狗拉雪橇探险队。他到达北极点时，竟又目睹了这支考察队留下的杂乱的脚印，硬硬的如同凸现在雪地上的浮雕。

斯蒂格遇到艾地安时想些什么呢？在他访问中国时，我们做为记者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他说他当时十分钦佩这位法国人的魄力。这不难理解，同样远征北极，不管从装备上、还是从胆识来看，法国人都强于美国人。艾地安是只身拉着41公斤重的雪橇，斯蒂格的队伍中，不仅有5位男队友，还有一位女队友相随。

真正的探险家时刻都在追求新的高度和刺激，为此，不惜牺牲一切，哪怕是宝贵的生命。倘若不干出一番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伟业，实在有负其名。在这一点上，做为职业探险家的艾地安和斯蒂格，在北极低矮的帐篷中取得了共识。帐篷的周围是一条又一条隆起的冰脊，这是大片浮冰运动挤压所致。空中铅灰色的云

团布满天穹，给人一种压抑感。风虽然不算烈，但吹在脸上犹如刀刮。在这难以生存的寒凝世界里，一颗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孕育成功，斯蒂格和艾地安商定：合力组织一支国际考察队，横穿南极大陆。

谁都不能否认，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设想。北极、南极、珠峰，俗称地球三极。三极中，唯有南极大陆还没有被人类的脚步所彻底征服。在南极的版图上，从南极点到苏联东方站长达1200多公里的冰原上，不是还有被科学家标出的禁地吗？称为“不可接近地区”。可以说，这个禁地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大自然对人类勇敢、力量和智慧的挑战。

如果追溯历史，萌生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设想，绝非始于艾地安和斯蒂格，而是1874年出生在爱尔兰的著名探险家欧内斯特·沙克尔顿。1911年12月14日，挪威的阿蒙森率队首次到达南极点，这一名噪全球的胜利，对于雄心勃勃，也想在征服南极点的探险中大干一番的沙克尔顿来说，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但他没有因此甘拜下风，决心弃旧图新，实施新的远征计划——徒步横穿南极大陆。沙克尔顿是个说干就干的人。1914年，他率队乘木船进入茫茫的南极陆缘冰区。浮冰在海水的作用下涌动、碰撞，他们尚未登上南极大陆，船就被浮冰挤破沉入冰海。失去依托的沙克尔顿一行在冰区、小岛挨冻受困，屡经磨难，度日如年，未曾迈开横穿南极大陆的步伐。

植村直己，这位曾经获得“1978年国际体育运动最勇敢者”称号的日本人，也曾想过徒步横穿南极大陆，并为此进行了物资准备和体能锻炼。使他失望的是，南极国际组织不提倡只身南极探险，因为南极百多年的探险史和考察史已经一再证明，在南极恶劣的环境下，独胆英雄的结局必然是悲惨的，只能与死神拥

抱。

艾地安和斯蒂格拟议中的横穿南极大陆，计划1989年7月底从南极半岛的端部出发，途经南极点，历时6个多月，行程约6300公里，于1990年3月1日到达终点——苏联和平站。他们准备迈开双腿，依靠狗拉雪橇走完全程。熟悉南极考察的人，既钦佩他们的胆识，也为他们能否实现这伟大的征服表示担心。因为他们采取的探险方式，几乎无异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远征南极点的英雄们，而先人留下的记录往往失败多于成功。

1902年，英国人斯科特，试图率队冲击南极点，他们历尽艰辛，在到达南纬82°11'、距南极点还有350公里的地方，队员沙克尔顿不幸患了坏血病，加上队里食品和燃料不足，不得不掉头返回。

1909年，病愈的沙克尔顿自己组织了一支南极探险队，进军南极点，尽管他前进的纪录比斯科特创造的记录向南极点推进了194公里，还是因为暴风雪和食粮短缺，不得不含着热泪后撤。归途中，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队员全部严重冻伤，上帝保佑，他们总算活着回到欧洲。

阿蒙森是幸运的。1911年12月14日，他率队到达南极点，谱写了人类第一次征服南极点的壮丽篇章。他不无得意地写道：“面纱终于被永远撕下了，我们地球上的最大奥秘之一再也不存在了。”尽管如此，他也不敢保证自己活着走出南极大陆，去接受挪威人民的盛大欢迎。在离开南极点时，他怀着悲壮的心情写了一封信放在帐篷里，内容是：如果自己在返回途中遇到不测，命归西天，请随后来南极点的斯科特转告挪威国王，是他，率先到达了南极点，为挪威争得了荣誉。然而，阿蒙森荣归故里，斯科特却葬身冰原。

斯科特的结局是悲剧性的，他比阿蒙森晚了一个多月，即1912年1月17日率队到达南极点。他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国旗、帐篷、信件，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终于到达了南极点，但气氛与始料完全不同……天啊！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。”不知命运之神为什么总是无情地捉弄着斯科特，折返途中，在他们携带的食物和燃料所剩不多的情况下，从3月20日起，又连续刮起10多天的暴风雪。在3月23的日记中，这位英国人已料到：“看来一切都完了。”3月29日，他自知死神就要来召唤他，写道：“最后一句话：看在上帝的份上照料我们的家属。”他和队友听着狂风的嘶鸣，看着飞雪的飘舞，悲惨地死在远离家国的南极冰原上。

不为南极的艰险而却步，不被先人付出的死亡代价所吓倒，这就是艾地安和斯蒂格试图打破历史留下的陈旧记录、横贯南极大陆的令人瞩目之处，他们的结局是拥抱胜利，还是葬身冰原，那要看他们的命运和抗争。

二、国晓港痛失良机

艾地安和斯蒂格结束北极考察后，随之投入到筹备横穿南极大陆的繁忙事务中。找企业家游说筹措资金，训练拉雪橇的爱斯基摩狗，订做特制的御寒服装，计划建造一艘新型通讯保障船，可谓千头万绪，忙不胜忙。

他们明白，筹备工作最重要的是组建考察队，既然称国际队，所属队员就不能只限于美法两国，应该有更多的国家参加，借以唤起国际社会对这次行动的重视。他们想到了苏联、英国、日本、中国。特别是中国，它是一个有着1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这样的壮举不能没有中国人参加。极地恶劣的环境会大大限制给养，队伍不能过于庞大，人多势众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安全。他们想好了，最佳方案是六个国家六个人，至于中国人愿意不愿意参加这次远征，要等艾地安走访中国后方能确定。

苏联的维克多·巴雅夫斯基、英国的杰夫·萨莫斯、日本的舟津圭三做为横穿队员，已经集合在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的旗帜下。这面雪白色的绸面旗帜，中间印有南极洲的图案。图案